



帶經堂集卷七十八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登蠡尾續文六記

重建帝堯廟碑記

康熙三十有九年兒子啓汾令唐山四載矣以重建帝堯廟落成來問記於予予按唐山爲堯始封采地立廟祀之以慰邦人之思禮也縣治西北八里有山環峙曰蠡務曰宣務曰堯山名雖異實一山也廟舊在堯山之巔歷代興廢靡常元延祐元統間數加修葺明嘉靖丙寅邑令楊君大韶移

三五八

登蠡尾續集卷六記

一

宣務大名副使宋君儀望爲文記之今大佛殿即其故址遺碑在焉順治庚寅邑先達徐先生長善仍移廟於堯山之巔歷年既久風雨剝蝕日就傾圮山巔去村落數里上無水草竹木惟峭石嶙峋經年人蹟罕至前政以祠宇殘廢春秋祀事皆附於學宮禮文厪具神罔歆享汾莅任之初登山謁廟惟頽壁敗瓦梁棟榱桷盡供樵蘇即愀然有修復之志年來吏事糾紛公檄旁午未遑舉也歲庚辰七月年穀順成幸免災祲謀安神祀然視舊基山高路崎齋運木石水土其力什倍且乏人居守

修之旋廢數年後復爲故墟是興廢猶旦暮也爰
集紳士僚屬耆老議改築於宣務之麓卜言允臧
庀材鳩工一瓦一木一匠一夫不費民間一錢不
煩里民一役迄兩月而葺事殿三楹高二十尺縱
橫各三十二尺朱扉丹堊烏革翬飛陛墀方廣髣
髴如殿基之數前啓三扉以像都宮殿中設帝位
左右兩楹以大舜大禹配遵舊制也軒朗洞矚明
目達聰無雕鏤金飾之華存茅茨土階之舊自茲
春秋告虔恪恭將事神罔怨恫矣殿後爲資治書
院面南山如屏左右層巒疊嶂暖翠浮嵐與雲霞

日星相輝映俯眺泝流如環如玦奠高山大川神
禹之功在焉嚮非舜之重華協帝咨禹平治水土
以紹前而光後則帝之功德弗彰斯廟之合祀也
不依然如見一堂咨倣明良喜起之風與尚稽堯
舜禹之傳心以治民也允執厥中羣黎於變今

聖天子以堯舜禹之心法爲治法臣下仰體 九

重愛民之實心爲實政庶幾以無忝厥職者無愧
於神明傳曰夫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茲海宇清晏我 皇上六龍時邁問俗省

方而柴望哀對之禮因之並舉詩曰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惟神暨民其無弗豫悅者矣予備員六卿日侍清禁耳而目之者有年沕瘠邑小臣敬修祀典非敢曰克當上意獲孚衆志而邀神庥庶幾承訓服官修舉廢墜期無曠鯨云爾後之官斯地者時其修葺嚴其告誡有其舉之莫敢廢焉庶廟貌常新勿使牛羊樵牧踐蹂而毀敗之則創始者不有厚幸哉庸記其修復緣起歲月之略俾鑿諸樂石

新城縣重修儒學記

康熙二十一年崔明府黍谷以明經高等來知新

城縣事廉平通敏百度具舉既政成報最因此其歷歲俸廩修葺縣之學宮未嘗費公帑用民力而門廡齋庖椽桷堦城咸改舊觀邑人樂明府之有是舉也因承明府命屬余記之吾邑新城本長山縣地也有長白山縣以是名抱朴子所謂泰山之副岳者也至元中統中始置新城縣其地故齊故都之郊畿也昔孔子以六藝教授弟子弟子散遊諸侯復相教授子張居陳子游居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齊於是列國皆有孔氏之學而齊獨得其師承故言易者稱田何言書者稱

伏生言詩者稱轅固言禮者稱孟卿言公羊春秋者稱胡毋生皆齊人也所著六經章句或傳或不傳然各仞其師說相為辨難以發明孔子六藝之旨視諸儒之功為多吾邑固齊地而轅固實生是鄉以是父兄之訓子弟之率多原本於經術而興起于學明三百年間名公鉅卿前後相望入本朝順治以來科名接踵甲于濟東諸邑而自頃數年來稍稍不振鄉舉明經者詣公車輒報罷豈諸儒之學至此而失其傳歟抑先後盛衰之數固自有時而盛者遂難為繼歟史稱漢興之初諸儒抱遺

三言字、

齋尾續集卷六記

四

經守師說無由知名及叔孫通作漢儀為奉常舉弟子為選首然後田何伏生諸儒出建元初公孫弘白丞相置郡文學掌故然後諸儒之學大顯于世由是觀之人材之盛衰經學之興廢胥視有司為轉移若明府者豈非循良治行之最者哉守賢令之槩誨紹先儒之絕學在吾邑弟子勉之而已轅固之誠平津侯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吾輩幸生轅公之里而誦法其緒言他日出為世用其于正學曲學之辨非旦夕之故矣此明府以經術望人之旨又不在曲曲科名仕宦之

間者也往予承乏成均值學宮頽壞師徒倚席不講常疏請修葺又欲漸復三舍之規會遷詹事去遂不果今明府是舉犁然有當于心爰爲之記庶幾吾邑中子弟有慨然興起者俾歸而鑿之石以俟焉

雙忠祠記

濟南故有雙忠祠祀前明巡按御史宋公歷城縣知縣韓公也其祀兩公奈何先是崇禎十一年大兵入畿輔狗山東將薄濟南巡撫都御史顏繼祖被旨移鎮德州阻河爲守以戲下兵三千往濟南

三言字

蠶尾續集卷六記

五

所有僅羸卒五百及萊兵七百人兵備單寡緩急無足恃人情洶懼宋公時東巡駐章丘聞警投袂起曰濟南省會重地藩封在焉顧守衛單寡如此吾不知其所終矣乃介馬馳入濟南七疏請援兵而大闔高起潛握重兵翱翔東昌臨清間不發一旅東向事且急公請于德藩出內帑犒軍鼓以忠義登陴誓死守大兵築長圍肉薄急攻九晝夜轉輸匱絕外無虻蚋蟻子之援城遂不守宋公不屈死之韓公同日亦死之起潛以德藩淪陷懼罪疏言御史阻遏援兵冀以自解命下撫按覈實以聞

於是尚書徐石麒都御史張瑋等合疏言御史職
非守土學朱聞警馳入危城誓以死殉忠不避難
慷慨蹈義合照御史張銓王肇坤例一體贈卹事
未及行而明社屋矣南渡贈大理卿而韓公已先
贈光祿卿謚忠烈兵旣退土人思兩公之德哀其
死甚烈建雙忠祠于郡城之西蓋七十年矣 國
朝定鼎宋公以子德宜官大學士贈吏部尚書韓
公以子世琦官巡撫贈工部尚書論者皆以爲兩
公忠義之報天道灼然如此而歲月寢久祠祀圯
廢康熙四十三年宋公之孫廣業以僉事來爲監

司明年韓公之孫鎬來知濟南府事惓念濟南爲
先公殉節地政事之暇咨訪遺獻得祠址于仙台
里木主尚存居民房氏愴然流涕有志興復而六
郡士大夫洎歷之耆老思兩公之德久而未沫請
于開府藩臬即故址鳩工肇始某月日閱幾月而
潰于成輪奐有加于舊於是六郡士大夫書來請
記其事余聞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
之訓也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劫之以衆
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儒之經也委質爲臣不
幸而丁衰亂之世又不幸而處危疆存亡之秋雖

有弘濟艱難之略無所用之成仁取義惟一死耳
古忠臣烈士如隋堯君素南唐劉仁贍宋李孝元
余闕其死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身膏草野而名蔽
天壤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兩公之事衡之何多
讓焉傳有之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齊人之祠祀兩公也合于禮
矣傳又有之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
不仁也僉憲太守之愾慕而興復是祠也非古君
子仁者明者之用心哉余濟南人也慕兩公之風
烈數十年于茲一旦躬逢盛際不可以無言爰述兩
公殉節顛末以為之記宋公諱學朱字用晦江南
長洲人明崇禎辛未進士韓公諱承宣字長卿山
西蒲州人明崇禎甲戌進士啓禎間名相蒲州公
從子

記陳子昂後史記

元人黃淵四如云唐陳伯玉自漢武帝迄唐為後
史記未及竟亦不傳吾謂子昂陳符命以媚妖后
甚至言太子當賜姓武氏不忠不孝人品又在范
曄之下豈能秉南董之筆成累代之史幸其不傳
尚為臧拙耳四如本名仲元莆田人唐御史滔十

二代孫

內府廣羣芳譜後記

羣芳譜一書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皇贈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象晉所著萬曆中先祖官

京師為黨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謫官家居十載甘

農圃以沒齒作為此書名亭曰二如以見志後刻

於虞山毛氏汲古閣流傳已久康熙四十四年六

月十二日奉聖旨開館廣續命編修臣汪灝

張逸少等四人為纂修官至四十六年二月告成

凡一百卷賜名佩文齋廣羣芳譜御製序文

三才文
蟹尾續集卷六記

冠於編首臣感荷聖恩榮施泉壤謹錄御製

并述緣起以彰異數備家乘云

顏神鎮設官建城緣起記

益都孫文定公止亭廷銓嘗撰顏山雜記四卷極稱

簡核然于建置設官緣起猶有未詳按黃瓚雪洲

集議礦盜一疏是瓚巡撫山東時所奏略云臣會

同鎮守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相徐冠

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要在術以防之令以禁

之嚴逐捕以銷之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項礦賊

勢雖頗眾其初實倡于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

賴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州府益都縣去郭二百餘里地名顏神鎮土多煤礦利兼窰冶四方商販羣聚于此其中亦時有不堪之徒此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今有特設通判之請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誠有見也但鄰近州縣復多徒黨亦未得專事乎此而遽遺于彼也合無准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鏞右布政使盛應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揮僉事馬愷分守左叅政許淳分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都縣顏神鎮地方聽令壘石爲堡建立府館一所

添設捕盜通判一員許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有礦洞不時巡察新編總甲嚴爲約束操練弓兵民快人等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收掩捕之效大則移文糾衆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奸萌毋令復相屯聚示已往于不究開方來以自新則賊黨自此可消矣云云紀略以爲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某奏請兵部覆准蓋未詳也但黃疏有聽壘石堡之語而顏城實嘉靖三十六年王弇州世貞備兵青州時建則正德中止設官而未建城耳

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于漳南鄰
于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通琉
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
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
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偏留偏師駐
澎湖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斃道乾遁往占城道
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啓改元有顏思齊者為
日本國甲螺猶頭目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
芝龍附之始建安平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
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尋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

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人善火器其居臺也以夾
板船為倚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而聽命

焉又建赤嵌城居之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

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于歐汪在今鳳山縣界辛丑鄭

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

何斌與荷蘭酋長隙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

詰屈回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

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人與成功

戰不利退保上城今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

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

夾板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乃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為承天府改臺灣土城為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即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康熙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壬戌福建總督姚啓聖用間謀陰結傅為霖為內應事洩為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奉命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誓師戒嚴鄭克塽奉表降詔赴京師隸旗下于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刻華泉先生集緣起記

吾郡風雅盛于明弘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尚書華泉後有李觀察滄溟滄溟集盛傳于世華泉集一刻于胡中丞可泉再刻于魏推官允孚又逸稿六卷刻于王方伯桃溪又有李中麓太常選本山西臺察趙侯齋刻于太原予所及見者前二本而中麓選本獨未之見諸本亦漸就漸滅矣康熙己卯予乃選刻于京師凡四卷以所藏仲子詩一卷附

焉予兒啓涑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移書宗姪革
訪其後裔久之革乃詳其家世報涑曰先生二子
長子翼以廕官光祿寺丞其後無聞次子習歷城
諸生字仲學號南洲有詩名習子治禮治禮子節
節子庶皆以諸生奉祀事庶子材材子紹祖自先
生至紹祖凡七世其家尚有先生畫像云先生祀
郡邑鄉賢其奉祀至材始失之材今年老爲張氏
佃田紹祖始十餘歲亦失學傭工辛巳子假歸涑
乃爲子述之而濟南諸生邢高二君以書導材攜
紹祖及先生畫像謁予里第比予過郡因與巡撫
王中丞東侯提學徐僉事章仲備言之以紹祖奉
先生祀焉先生墓在萊莊亦革云

侍初堂記

侍初堂者新安程君肅菴廬居之室也君天性孝
友有古獨行君子之風秀水朱翰林竹垞旣爲誌
其墓矣君之子聖跂哲友聲鳴皆受業於予千里
致書以侍初堂記爲請且述君行實相示予讀之
喟然歎曰夫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必返巡
過其鄉迴翔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
去之而況于人乎況于父母之丘墓乎昔歐陽公

以一代儒宗歸田以後不居吉而居潁其卒也留
葬許昌不復從其皇考崇公窀穸於瀧岡之上即
兩蘇公之賢生不能歸老耆山歿而皆葬於郊其
於首丘之義似皆未之聞也肅菴自葬其親終身
棲於丙舍歲時伏臘禮拜上食如生存存因顏其堂
曰侍初以見志晚年疾革猶誡諸子曰吾即百歲
後魂魄終依於此慎勿遽移他所諸子遵治命將
即葬于是既歿之後歛之父老子弟相率請于有
司祀君子社雖以其爲德于鄉之故然即其終身
廬居一事已足以從廟庭而相瞽宗矣予篤老病
瘍久廢楮墨因重君之行誼輒口授數語俾兒子
書之以塞聖跂友聲之請肅菴之子若孫並能砥
行立名以文學顯于當世長子皆已丑已成進士
人咸以爲君孝友之報云

賜沐紀程

康熙四十年四月十七日刑部尚書臣士禛上疏

請假內閣票擬上十九日上在暢春苑御澹

寧居諭內閣云王士禛可予假五月不必開缺二

十一日再票擬上奉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寇

正資料理覽奏援例請假遷葬准給假五箇月事

竣速來供職不必開缺該部知道 車駕是日視
永定河二十九日 駕回五月初一日五鼓赴苑
謝 恩初六日同大學士張公英吏部尚書陳公
廷敬工部尚書王公鴻緒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勵
公杜訥赴苑恭進編次 御製詩文集六十卷凡
二十八冊十一日赴苑奏明行期辭朝行三跪九
叩頭禮十二日赴午門辭朝行禮如前十三日午
發京師門人翰林冉君覲祖黃君叔琳胡君潤等
御史江君球李君先復吏部張君鳳翔戶部莊君
廷偉知縣高君孝本等餞于碧山堂仍送彰義門

外同鄉太常少卿門人李君斯義等刑部司屬門
人黃君元治等戶部舊屬門人孫君謙等門人翰
林侍讀學士沈君朝初左春坊中允許君嗣隆翰
林編修查君昇給事中湯君右曾御史陳君齊永
吏部郝君林戶部陳君奕禧知縣朱君載震等餞
于彰義門外通政使李公鎧順天府尹錢公晉錫
太僕寺卿勞公之辨右通政阮公爾詢餞于郊御
史江君李君追送于郊郎中黃君新遷雲南澂江
太守言別慘然流涕別去次盧溝橋門人翰林檢
討彭君始搏獨餞于僧舍有柑橘數株甚娟好抵

長新店宿是日大暑風沙甚惡不見西山入夜雷
雨作即止十四日晴晨行頗涼西望山色如畫午
次竇店憩弘恩寺有白松五皆同根異幹如五老
偃蹇相向百年物也抵涿州西山蜿蜒如龍至此
始折而西去國子司業劉先生芳詰來二十年成
均舊僚各已皓首相對慨然十五日晴入城報謁
話舊移晷乃行午憩新城縣白河廣才容刀舟子
挂篷上下頗動帆風楫流之興過高橋訪崇寧寺
房廊傾圮極目兔葵燕麥憶順治壬辰予未弱冠
與考功兄同上公車侍司徒公憩息于此梵唄甚

盛觀壁間崔飢仲泌之詩云象王應不逐狐隊玉
鼓從教展鐵旗法化終歸猛利漢姚江滴滴到蓮
池彈指已五十年海水揚塵信非妄語抵白溝河
宿十六日晴雄縣北多楊柳人騎行綠陰中外弟
雄令張君墉遠迓十餘里未午憩南郭自此至趙
北口長堤相屬飛梁相望堤東西清流千頃荷葉
田田被水時送香氣漁舟皆檣柳下舟載魚鷹十
餘頭燕南趙北謂可避世而顧辱于公孫伯珪何
哉抵任丘縣宿略聞龐建寧塏北歸消息十七日
微雨午晴過河間府抵商家林宿十八日晴酷暑

午憩富莊驛抵阜城縣宿十九日晴早涼午後酷暑憩景州抵德州入山東境巡撫少司馬王公綱紀來劉方伯王廉憲朱大叅使至謝刑部重輝候于別墅田太學霖戶部肇麗蕭公子承洙門人李孝廉檉趙學正善慶迂于郊晚宿田氏一樹齋觀王晉卿青綠山水小幅有王文安公鐸題字門人陵縣王令維翰來二十日諸君送至南郭外始別去道遇張郎中恕可京江相君弟戶部舊屬也午憩曲律店憶三十年前過此戲題絕句云曲律店接黃河厓朝來一雨清風霾青松短壑不能住騎

驢又踏長安街今老矣憶斯語爲之慨然門人孫翰林勳來貽顏魯公東方曼倩碑刻過平原縣陳令憲祖來故友羅浮布衣恭尹之姪恩縣孫令秉彝來門人戶部謙之姪抵二十里舖宿見門人查孝廉慎行汪狀元繹倡和題壁詩夜微雨即止二十一日晨涼自出都門不見松柏過安德始有之遇汀州太守宗姪廷掄以卓異徵入 陛見時爲予刻池北偶談于閩門人朱主事緗刑部絳兵部綱使至午憩禹城橋許令國相來門人周守備祚遠自濟南至孟太守書來抵馬寨宿齊河鄭令天

樞來前平陽令徐君振先進士潘君名祚貢士張君剛來二十五日五更早行甚涼旣而雲起西南雨微作即止東方有奇雲如黛色橫峰側嶺白雲間之又數高峰出雲上紅霞數縷映帶左右凝睇移時忽變滅乃知是雲也頃之復覩東南羣山如列障一峰突起于東復以爲雲也問之輿人曰東南乃歷山正東一峰鵲山也雲耶山耶孰真孰幻安得就調御而問之朱氏兄弟與門人鍾貢士轅迺于塗邀飯灤口別墅孟太守遣人送渡河河名大清卽濟水也灤水自郡城來入之憩王舍人店

驟雨復晴抵龍山鎮宿歷城管令承寵章丘馬令開秦使至家人亦有至者二十三日晴早行過東平陵故城唐全節縣也四十里至章丘縣馬君洎前令史君在篇先後來甯甥天亶焦壻綰祚胡僉事世藻門人謝太學琮來會食甯氏園焦吏部毓棟來園濱繡江風潭百尺夏木千章于避暑尤宜是日微雨後峰嵐林木皆有秀色午抵青羊店別墅宿焉長兒啓涑長孫兆鬱姪孫兆潤兆榘兆杲兆笏等至二十四日晴平明過澣山灤故水鄉也今久曠又導灤水與灤水直北大清河昔之淪

連萬頃一望田麥不可復識矣過鄒平縣程令素
期署教諭謝君逢辰來張甥秉鐸夏君毓采來入
城視舍妹姪女輩一飯即行次禮叅店小憩夏君
舍弟士驪先在姪溶沉祚等至過長山縣王令世
馨往署臨邑未歸丁丞國佐來新城縣令郎君廷
槐來族人來迎者多候于此郎君復候于忠勤祠
已刻抵家蓋自丙子奉命祭告西嶽江瀆之役
便道過里至是又六載矣予齒髮就衰而先仲兄
及姪沆淮皆歿選詩云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豈不信然哉

帶經堂集卷七十八

帶經堂集卷七十九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蠶尾續文七傳

孫文定公傳

公孫氏諱廷銓字道相別字沚亭青州益都人世居顏神鎮曾祖考延壽祖考震考元昌三世皆有一行曾祖考祖考俱 皇贈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考封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公有丈夫子四公長也公少具夙慧讀書有神解長而博極羣書中明崇禎十二年鄉試明年舉禮部賜同進士出身釋

蠶尾續集卷七

一

三編二

褐知大名之魏縣一年調撫寧改監紀推官尋以世亂歸鄉里順治二年薦授河間府推官分司天津未幾內擢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文選三年典陝西鄉試進考功文選二司郎中公之在吏部也清白著聞時故相國溧陽陳公為尚書嘗云吾吏部皆一時之選以語大器其惟選司二君乎謂公及曲沃文清衛公也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八年 世祖皇帝親政遣廷臣祭告五嶽四瀆帝王陵寢公奉 命往祭南鎮禹陵南海道加太僕寺卿管左通政十年元旦 賜宴朝堂 世祖

獨目屬公 天語詢姓名里居甚悉其年二月超拜戶部左侍郎明年請告歸省還 朝改兵部尋遷吏部會廷推大司馬至再特傳 上諭曰中樞重任宜慎簡畀孫某可兵部尚書公疏辭不允乃就職在本兵僅半載軍政肅然提鎮大帥私謁不及門轉戶部尚書公之佐戶部也每謂歲會無總錄無以劑贏絀之宜至是殫慮綜理俾錢穀舊隸諸部者各還所司條貫釐然歲會之成自此始典計二載政尚清簡務持大體其始也晨入晡出比其去也日坐堂皇數刻而已曲沃公以吏部尚書

大拜廷議推公為代 特旨加太子太保疏辭不允初曲沃公以清望入相 上難其代時論以為非公不可至是果然公在吏部久諳習故事既為尚書益為 朝廷惜人才慎名器疏淹滯杜僥倖恒曰 聖主在上人臣奉法守職而已安所行度外事今之吏部服膺虛公兩言足矣加少保十六年海寇入犯江南 世祖下詔親征公率九卿上疏諫其略曰古創業之君亦或躬履戎行然必其時大勢未定強敵尚存非親援枹鼓不足以作將帥三軍之氣若夫大業已成強敵已殲即有餘孽

跳梁不過偏師小隊折箠而笞之未有以萬乘之尊輒爲微釁小醜而動者也且大駕旣出若扈蹕威儀太從簡損則不足以肅觀瞻嚴警衛若張皇六師備陳羽騎則舟車之需輸輓之煩在所不免况江海之間風濤不測兼以水土未習霧露不時上之繫皇太后惓惓顧愛之心下之懸億萬臣民京師根本之慮其與一隅未靖孰爲重輕不可不察也世祖嘉納之會江南大捷遂輟行公掌銓六年恪守舊章吏不敢上下其手事有未便則條上更張之期于盡善如請寬有司考成請議

監司久任請復學道陞補條議川湖廣西雲貴委署官陞遷之例皆切中時弊多見施行嘗語同列曰吾輩臨事勿徒爲一司計也其通格之關于諸司者當并計之勿徒爲一時計也其利害之隱伏于天下者當并計之公之老成謀國皆此類也十八年正月世祖升遐公位冢宰持大議定國是廷議侃侃無所鯁避輔政大臣不悅公弗顧也時二十七日國制已滿梓宮移景山兩宮顯號尚未舉行公宣言于朝曰新主即位旬日矣皇太后當改稱太皇太后佟妃當尊稱皇

太后兩宮徽號迄今未議何以昭示天下於是率九卿上請舉大禮疏繼廷議大行皇帝謚號衆相顧未發公首曰先皇龍興中土混一六合功業崇高同于開創宜謚爲世祖高皇帝衆皆和之而輔政大臣鰲拜獨不可遂定謚章皇帝公言雖未用物論歸焉頃之請急歸省上命曲沃公以閣臣出掌部事而虛左以待公康熙元年還朝二年五月拜內秘書院大學士與同列高陽李公及曲沃公同心夾輔三年曲沃公休沐歸未幾公亦予告蓋居政府僅一載而公病矣公之歸也

年始踰五十兩親皆善飯無恙踰年丁尚書公艱日定省太夫人側猶孺子也所居在山中却掃謝賓客焚香掃地晏坐著書平生精琴理得意忘言在絃指之外撰顏山雜記四卷漢史億二卷歸厚錄十八卷自訂詩文集各一卷琴譜指法一卷其南征紀略二卷則奉使祭告時作也晚著春秋鳩考未成書以屬次子寶侗十三年九月以疾薨于里第公之未病也有烏自南而北千百其羣皆墮于鎮城內外未幾公薨公少嗜讀書爲文從政一本經術行已事上一本恭敬至于潔廉之操始終

一致故受 世祖特達之知屢有才德兼備端慎
練勤之褒自吏部郎游歷九卿入枋大政而家無
餘財與曲沃公同時清望相埒無所軒輊云公歿
時年止六十有二子二人寶仍官光祿寺署正寶
侗有才名未仕卒孫七人嗣端今官都察院經歷
續端翰林院待詔續厚續勤嗣忠續廉續慎曾孫
六人維謙維謨維謹維諫維諶維誠

論曰文定公可謂名相矣昔先正于文定公嘗論
大臣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公于德望清望可謂
兼之固不欲屑屑以才著而言才相者卒無以加
焉公著史論有云所謂大臣者善功不伐善諫不
名丙魏是也嗚呼可以知公志矣

誥贈大理寺卿李公家傳

贈大廷尉李公

諱

雍熙字淦秋濟南長山人也祖

皇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父

贈懷遠將軍有

丈夫子三公其長也少修儒術與從兄大司寇公
化熙同研席性顧任俠常慕魯仲連朱家劇孟之
爲人好排難解紛趨人之急甚已之私平居不問
家人生產而爲窮窘者所委命千里誦義焉事父
母至孝父喪致車數百兩婦翁大司馬史公歎曰

吾壻素不問家人產乃能當大事如此值寇亂以
身衛母匱不去中歲絕意進取長齋繡佛鐫為善
去惡四言于牙牌出入佩之公善行不可殫紀尤
自惇睦始弟明熙官濟南都司僉書將移家別墅
公分宅與之不忍離析弟延熙遺孤貞之方在襁
褓公為置田園撫之成立女則盛奩具嫁之撫從
弟時熙遺孤亦如之族弟以先壻宰木求售給直
而返其券族人某與其兄弟爭產公出私錢別置
腴田如其所爭之數而歸之爭遂息石某者內兄
弟也周其貧乏終身無倦史司馬之子錦衣柱鼎
革後家中落依公以居養生送死一仰于公其弟
概二子克咸克敬皆撫之成立所以卵翼司馬之
後者無弗至也其惇睦皆此類又劉甲三喪未舉
來鬻田陳丙以漕累來請鬻宅皆返其田宅而欣
助之他如贖吳士洪張文學之女贖王賜恩之妻
捐金為吉蔭江楊六娶婦鰥寡無告則收養終其
身如諸生胡獻捷房氏張氏王氏輩凡十餘人族
人李桂鄉人王堯臣以反目逐妻反復曉譬俾好
合如初周村鎮百貨所集官胥倚以為利公代覓
斗夫秤夫又為代納牙行課稅市以不擾商旅如

歸焉又于鎮之南北兩坊設義學歌詩習禮有鄒
魯之風設義倉擇耆老司出納凶歲予賑平糶全
活甚衆里中諸役倡爲僱覓如漕糧小麥等水脚
之費視他里減三之二里人于正供外不損毛髮
又施田一區作義塚以葬死而無歸者凡公之爲
德于鄉未易件繫而臚陳之略其灼然耳目者如
此居嘗訓子孫曰汝曹讀書當以聖賢爲師吾不
願汝爲貴人願汝爲善人足矣吾少好任俠汝曹
不須效也性節儉衣大布之衣三十餘年不改其
舊晚年篤好內典手寫金剛法華觀世音諸經著
孝行庸言如干卷康熙戊申五月二十二日卒得
年六十有七子男一人毓之歿後十餘年而孫斯
義斯讓曾孫可棠先後中甲乙科公以斯義官大
理寺卿贈如其官

毓之字喆生性方正寡言笑燕居匡坐子姓侍側
儼若朝典法言法服不以冥冥惰行人敬憚之爲
諸生數以文藝壓其儕偶數奇不遇教諸子甚嚴
斯仁斯義斯禮斯讓皆名士斯義斯讓相繼登甲
乙科公之教也康熙壬子邁疾少間著警心錄十
二卷又十年壬戌正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六初

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再贈文林郎掌京畿道
事河南道監察御史累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舊史氏曰書不云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作述之道
無上下一也公父子繼起孳孳爲善世濟厥美其
爲墍茨丹雘也至矣再世而子姓皆以文行科第
顯致位上卿恩綸重賁詎偶然哉庸著之以爲
爲善者勸

明興安州知州復濱金公傳

公金氏諱之純字健之別字復濱楚廣濟人父楚

蠶尾續集卷七

八

濱先生諱鼎赤隱居教授有二男子以長之鈇治
襦衽之事而授經于公公兄弟孝友故得肆力于
學爲名士中萬曆乙卯舉人四上公車不第署醴
陵縣學諭再補浙川考最不次擢知興安州公之
知興安也流寇方橫秦豫間而所治當梁洋均房
要害一旦寇傳城急攻公帶劍登陴慷慨與家人
訣誓與城存亡夜半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添數
尺賊遽舍去已而歲四薄城城中糧且盡公間道
遣蠟丸書請救于遊擊將軍唐通通援至公夜半
縋城與之合斫賊營柵殲其渠圍乃大解於是恤

死戰者還俘略者歲侵疫作給醫藥設粥糜死喪者官為殮之民皆感泣御史以功狀上聞朝議將以公知漢中府而公積勞邁疾卒興安民咸奔走如喪其私親公卒歲餘賊復至城中人彷彿見公絳衣大冠立埤堦間謂金公死不忘興安也相與廟祀之勿絕公內行醇備篤于友誼兄歿撫其子女婚嫁如已出叔父有孤孫鞠育之養孀姑終其身而周旋御史吳公裕中廷杖一事死生患難之際尤為人之所難方天啓甲子乙丑以後逆璫虐焰不可嚮邇而應山楊公二十四大罪之疏上璫

切齒于楚人吳公者亦江夏人也疏劾次輔丁紹軾語侵璫璫怒甚矯旨杖百死杖下親戚故舊皆竄匿尸暴衢中公毅然臨其喪返其匱三千里外義不反顧時人以為郭亮董班之義無以逾公也妻李宜人有節操明于大義當興安之圍公將乘城與宜人訣宜人指後圃古井曰公母內顧吾得死所矣必不辱公既間關歸喪于楚歲時懸公遺像堂中率二子哭奠田不盈百畝茅屋數椽與兄子二人共之遵公志也教子如嚴君次德嘉壬戌冠南宮入翰林以文行知名每言及宜人母教輒

流涕公歿時年僅四十一

論曰公守興安艱虞百折卒全危城于百萬虎狼之口可謂難矣使公勿死而守漢中漢中必全然大厦既傾公即不死疾必死緩死社稷死漢中與死興安等耳當逆璫時公不負其友幾陷黨人之禍豈任封疆當巨寇而忍負吾君哉公爲孝廉嘗寫宋名臣言行錄類分之爲自警編一書宜其大節卓犖如此矣

吳順恪六奇別傳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

三万五千

齋蠶尾續集卷七 傳

十

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而對飲查已茗芋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

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
以擣蒲故遂爲寗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
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曰請
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
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
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
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
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
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
簫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

擬于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
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
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
止一載裝累巨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
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貲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
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爲之奏辯獲免于難
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峰高
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
載致吳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
少師兼太子太師謚順恪

汪光翰傳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景陵胡恒官川南巡道駐節邛州光翰爲幕客逆賊陷成都分兵徇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虜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關彝獮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粟十金

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士驊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峨眉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

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
之又馬京及弟亨黎州宣慰司土官與賊相持兩
載兵敗死楊之明碉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倡義
討賊戰死

明經張先生傳

先生張氏諱紱孔繡字也世濟南淄川人曾大父
松石公敬萬曆丁丑進士官止禮部主事大父憲
松公至發萬曆辛丑進士崇禎中禮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贈少保父泰象明經先生生而志節慷
慨負意氣傲儻自喜少侍少保于京師凡朝章國

三三六十五

蠶尾續集卷七 傳

三

故前言往行及一時鉅人長德皆及見聞而心識
之少保以首輔引疾歸再與宜興江夏同召力辭
不赴未幾薨尋值甲申之變先生以冢孫佐世父
孝廉支控戎馬患難之間甚力以雋異拔入國學
順治丁亥高苑賊謝千夜襲淄川據之置僞官屬
先生自晦于酒人狎狂以免而從叔泰瑞罵賊死
尸諸市無敢殮者先生毅然曰死生命也吾忍負
吾家烈丈夫哉具襚衣屨衾往殮之賊亦不怒也
王師旣滅賊有裨將掠薦紳子女數十人入軍營
先生故與監軍相識挺身往說之立脫係累其慷

慨好義率如此縣有巨慙擇人而食其稔惡乃甚
于賊故家無得免者以事螫先生家先生季父跳
而走京師先生與弟綿就逮慨然曰奴輩利吾財
耳詎知清白吏子孫固不名一錢耶弟畏獄吏如
虎日夜泣先生飲酒賦詩不輟顧笑曰汝即善哭
如申胥誰憐汝者勿徒亂人意久之事解歸拜母
堂下曰兒不以釋纍囚爲喜喜有以慰吾母耳先
生故豪邁不問家人生產又數懼兵燹患難家益
落里居無慘輒好遊遊亦輒困嘗一入剡中一至
雲間留五狼最久西放于鄂岳湖湘所至窮其山

水之奧與其賢豪者游興盡而返更自得也歸益
好飲酒酒酣輒呼羯鼓作漁陽摻搗淋漓悲壯四
座爲之改容昔人以銅丸搗鼓又云頭如青山峰
手如白雨點一技之末其精詣如此先生殆亦有
所託而逃焉以鳴其中之不平者耶先生雖自晦
于酒人然與羣從晏談必舉祖宗功德遺事及前
言往行以相勸勉聞者悚聽工書法尤精篆隸常
自篆五岳真形圖入藏弃之酒餘好爲詩予在廣
陵常爲刺詩數十篇所著南游小咏西征游記適
吳筆略楚游記略多未刺自著粟公年譜淄城遇

變記蒙難記及詩文全集皆藏于家子五人篤慶
錫慶履慶增慶餘慶篤慶詩古文最知名先生卒
年七十九

舊史氏曰古人意氣所寄如禰衡之鼓嵇康之鍛
阮孚之屐桓伊之箏笛謝尚之琵琶柳世隆之馬
稍皆有所託而逃焉者也先生之自晦于酒與羯
鼓亦其類歟予故著其欽崎歷落之槩將與後之
尚論者共見之

孫先生傳

先生姓孫氏諱鞏字子皇別字秀峰楚華容人也

三五

蠶尾續集卷七

傳

十五

華容之孫自進賢徙沱西公榮而下代有聞人沱
西知信陽與何仲默先生友命子石磯公繼芳學
焉石磯公以進士歷官雲南提學副使在郎署常
疏救王肅敏廷相劉莊襄天和武庫郎陸震死諫
經紀其喪霍韜疏請追尊興獻王約同舍署名公
力拒之卓然為正嘉名臣所與遊則崔仲鳧邊庭
實王伯安楊用脩諸公也子玉山令宗洞庭漁人
宜宜詩名最著王元美所謂華容孫宜得杜肉是
也宜子斯億號雲夢山人以布衣游元美兄弟皇
甫子循陳玉叔徐子與吳名卿諸公間先生祖曰

斯代嗣玉山公子相侯是生先生先生席累世華
臚性慷慨好行其德初從事帖括不見收退居東
山族黨有婚嫁死葬而力弗贍者皆賴焉里有爭
訟往往不願詣公庭得先生一言決其枉直率折
服而去獄訟爲之衰止以康熙四十年六月卒年
七十有二子三人祐岐丁卯舉人知歷城縣次祐
禹祐商余昔從先正劉忠宣公之文而知沱西之
父柳塘居士又從大復而知沱西石磯兩公又從
弇州少華三石而知洞庭雲夢父子古所稱七葉
雕龍人人有集惟華容孫氏足以當之祐岐令歷

三子生八

蠶尾續集卷七

傳

十六

下有志爲古循吏余適歸田里以先生行狀來謁
余文余不敏雖遠愧忠宣大復弇州諸公然不可
以牢辭故爲之傳

舊史氏曰世家之說盛于南北朝唐尤重之至有
岡頭澤底土門滎陽四姓之號後益以鉞鏤王氏
非此族也不通婚姻世家如是鄙哉若夫弘農楊
氏之清節陳郡袁氏之忠義江左王謝之風流文
采斯可以爲世家矣吾觀華容孫氏何以異此先
生雖不以文章名而躬行無忝先人春華秋實夫
亦各有當也處給諫中丞之間庶無愧哉

王璵似傳

王璵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
太守玉生歸次鳳翔橫水鎮西迷失道時方五月
曷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
六里至則古木叅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
景蝟伏鼠竄栖鶻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
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闌無人跡繫馬堦
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
不完有句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
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

三十七八

晉書續集卷七

傳

七

忽墻下窻窻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刃逐之乃引
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
甚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牀几不
敢近稍以刃穴壞牆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
樞耳睇其中豐鬢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
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左脇憶薛間詩云云其
殆以此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
夕僕馬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
拊心行馬前旣而形隨目矚化身百千萬億投逆
旅倦而假寐夢女子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

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後魏鄭刺史祠也闖寇已
來久爲豺虎之窟欲焚之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
竟無所遇王生子門人自述如此

梁九傳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
董匠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內
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獻于尚書
所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室
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
者董造宮殿自萬曆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

靈尾續集卷七 傳

文

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
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
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子因歎夫一技之必
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矧道德文章之大者乎柳
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
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殆類是歟乃爲之傳

帶經堂集卷八十

歛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蠶尾續文八傳

范先生傳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玉田人元至正間始祖好禮自玉田徙霑化祖某貢士判瀘州父某諸生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家爲制舉之文于是清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既屢躋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鈎

蠶尾續集卷八傳

一

貫于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宋儒濂雒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慎所持擇折衷諸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爲斷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齟齬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爲異端其始倡于一二人既而衆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于范子曰人謂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子曰象山烏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爲聖賢而宗法孔子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

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子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其所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而略問學于不事是蹊于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者今謂象山爲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固以道問學爲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

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既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五六亦可謂其別爲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于心而成其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爲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爲告子之學已異于孟子矣曰此未足爲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

子為楊為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于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于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所以高告子者以為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為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其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于其原本折之不為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為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

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為聖門全體之學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兩先生為之乎孟子所以闢異端等子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為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為之乎陽明為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龙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問也會岷山徐學士元文被命為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

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沈張璁之非予爲祭酒有請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詹事李公呈祥叅政杜公爽與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忠愍之于魏野而不佞士禎亦忝縞紵之雅故先生遺命以傳屬于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文廟崇祀考雪厓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一汝恕孫二姓孖孖有文足世其家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肩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撫其大者著于篇

王延喆小傳

明尚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公鏊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喆少以椒房出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粥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剞甫一月畢工其人

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贗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耶延詰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爲君書幻千億化身矣任君取攜去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又有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詰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即償百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內躍出行几上數巡見風化爲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如此

李公正華傳

李正華河間獻人以明經爲令累官知松江府潔廉爲江左第一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旣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

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贖金數百強投舟中復又製一衣獻之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之費旣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渭南南禮部廷鉉官河間與之往還甚稔子過獻正華已歿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武風子傳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

三三七

蠶尾續集卷傳

六

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閣功臣瀛州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自取畫運斤成風藩王督撫藩臬大吏欲邀致之輒逃匿山谷弗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一餅宦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往往有奇解年六十餘卒按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束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

郎中鋌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劉澤清小傳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啓中戶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爲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官金陵立福王遂爲藩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于王事稱名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爲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縣士大夫懼其禍者甚衆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僦飲其宅或拾一錦鞋于內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謔者澤清知之使健兒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中表懼祈哀于澤清之母母爲婉轉申救澤清佯許諾禮待頗厚旣辭歸立遣健兒途中拉殺之已而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案有連至盧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居爲墟

李母董太夫人傳

太宜人董氏前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公之繼配予嘗誌公墓今二十餘年矣而太宜人

以壽終年八十有四公子方伯君復屬予傳太宜人
人事行董世爲德州儒家祖漢佐父元勳皆諸生
太宜人年十九歸于李僉事公方爲孝廉鍵戶雜
誦不問家人生產饗殮之計一委太宜人遇儉歲
脫粟不給一日偶借麥于鄰太宜人手製餅餌進
僉事公以其餘及長子浹而自食青麩浹元配宋
宜人出也 國初僉事公知故城縣調豐縣兼攝

碭山縣事皆以太宜人從而浹亦登順治三年進
士第知平陽府之芮城僉事公署碭山也夜歸對
食不樂太宜人問之曰今日某甲告監生某謀叛

將興大獄如之何太宜人曰碭人素刁悍喜終訟
是或利某財耳宜疾往親驗之事有無立決矣公
曰善明日晨往驗無叛狀遂白其誣太宜人性明
決能斷大事皆此類僉事公以工部員外郎權清
江三年積羨金數千笑謂太宜人曰以此歸市田
廬不復憂饑寒矣太宜人正色曰此絲毫皆公家
物何得私也公笑謝謂吾戲嘗汝耳立疏獻之

朝遷郎中擢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至岳州以病
致其事歸歸而教子方伯濤兄弟太宜人脫簪珥
佐脯脩無倦僉事公卒太宜人遂舉家政屬于婦

齋居素服親族宴會皆不與以此終其身康熙乙卯方伯以第一人領解額明年成進士入翰林三載授編修太宜人乃就養于京師戊辰方伯由翰林出知臨江府太宜人就養江西督家人灌畦種蔬戒方伯絕饋遺爲清白吏方伯受教惟謹又數以方略禽巨盜曾翕焦定等絕盜源太宜人喜曰而父在豐碭間嘗介馬掩捕盜渠孺子乃亦辦此清江縣蠹吏收稅作奸方伯廉得之寘于法太宜人復喜曰此而父在故城清丁地法也會 上諭督撫各舉廉吏以次 陛見方伯爲舉首太宜人

遂北歸方伯遷兩浙轉運使未幾 特擢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太宜人率家居不復就養壬午瘍發于項方伯聞之請急歸奉 俞旨蓋抵里三日而太宜人病革撫方伯曰汝旣歸吾復何憾齊粵相距六千餘里及歸視含襲人以爲慈孝之感非偶然者也彌留之頃內外孫曾而下凡八十餘人皆侍左右人尤以爲難太宜人性勤儉僉事公歿四十年衣惟布素子姓侍側不命之坐不敢坐臧獲輩皆銜恩服教而太宜人未嘗大聲色也生萬曆庚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正月二十八日初封宜人進封太宜人子三人浹潤皆前卒仲即方伯濤也女子一人適趙珪孫八人孫女八人曾孫十九人曾孫女八人元孫六人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祔于僉事公之墓

舊史氏曰春秋書婦人之賢莫如敬姜戰國婦人之賢則有田稷之母敬姜之教文伯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庀其家事而後即安文伯卒爲魯賢相田母之教稷曰修身潔行不爲苟得廉潔公正遂而無患載之烈女聲施至今觀太宜人之教方伯與其佐僉事公者其亦無愧于二母也已予故著之于篇使後之論世者知方伯之爲廉吏由母教也

畢母王孺人傳

畢母王孺人者予之從姑母也先太僕忠勤公之曾孫曾叔祖按察柏峰公之孫從祖叅將熙明公之子年十四適淄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白陽畢公長子履禮先生際壯幼賢淑嫻內則當其有家兩家方鼎盛列戟相望而母儉約自將有桓孟之德少保官大農居京師母從姑省視少保公一見賢之戊寅少保薨母相履禮先生治喪內外井井

先生同產兄弟三人析爨後或以浸潤相間者母折之曰先少保自爲松江理官即以清白聞天下晚官六卿而家無餘財我爲冢婦詎有不悉而以雨露之私疑天地耶壬午先生歿藐孤盛錫甫八齡母一身兼顧復迄于成立厥後盛錫又卒母年六十有八矣撫兩穉孫世溶世治自提抱迄受室推燥就濕恩勤罔替人不知其爲無父之子也太夫人後先生三十六年以壽終母朝夕候寢門供滫瀡柔滑有如旦暮性慈善子孫輩有過委曲誠之終不忍暴其短其御僕婢輩亦然寧已之無衣

而不忍人之寒寧已之無食而不忍人之饑蓋其天性也母雖巾幗尤諳大義當甲申鼎革流賊陷京師郡邑徧設僞官逮鄉士大夫幽之狂狴威以刀鋸名曰比餉太夫人率諸幼哭于少保公之廟母獨曰無憂也賊作如此舉止其能久乎未幾

本朝義旗入關賊遂潰散如母言人服其識蓋母于歸八年而少保公薨十二年而履禮先生卒五十五年而盛錫卒凡七十一年而稱未亡人者六十年喪子撫弱孫者又十有七年壽八十四冰霜之操聖善之德內外族鄰無間言可謂難矣康熙

辛巳夏士禛取急里居其冬盡急將詣 闕而外
弟盛鉅以所爲行略來乞傳

贊曰春秋紀伯姬之節魯敬姜之賢去人二千載
而稱道不衰徒以吾尼父有取焉爾母之節之賢
視伯姬敬姜何如而采風者不及名不得上于禮
部千百年後將與草木同朽腐詎不悲夫子母之
從子也舊嘗備位史官庸敢質言爲傳以補采風
之闕失俟史館筆削云爾

居烈婦向氏傳

向氏高郵人向崇德女也許字同州人居某次子

三

蠶尾續集卷一傳

十三

士驥有居軒者大猾也家富於財至不可訾計復
竄名鹽漕諸臺使吏籍中軒於某爲族祖相厚善
某且死以其婦張二子士驥士驥爲託自是日往
來其家久之遂與張通繼而士驥娶於申軒又通
之向旣于歸軒復謀通之屬張與申爲諭意堅不
可自是聞軒至必深避遠隱軒計絀更製麗服一
稱簪珥之屬稱是屬申貽之向持之益堅碎其衣
投諸地罵不絕口申走報軒於張所軒大恚乃謀
以明日匿軒於別室而張與申偕往陽以好語勸
譬之復大罵如故乃呼軒出三人共毆之立死至

死罵不絕口未幾其父崇德控於官事下江都縣及揚州府同知皆入居軒之賄且欲以自媚於臺使遂當崇德誣告旣數月矣余時爲揚州推官最後屬余讞刑訊軒備得情實三人皆論棄市論曰昔孟軻氏鄙儀衍爲妾婦而所謂大丈夫者乃在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世之鬚眉男子能蹈道者有幾人哉向氏一十四五弱女子耳而所爲若是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可矣

欒烈婦許氏傳

蠶尾續集卷一傳

十三

許氏青州之博興人丁卯舉人州牧女也適同邑貢士欒克昌第四子某性婉變得舅姑歡欒子未弱冠修士行攻文章夫婦相莊如賓康熙四十二年八月姑患痢亟欒子侍疾衣不解帶者兼旬母病以差而欒子遂病不起十月初九日也夫亡之二日烈婦舉嫁時簪珥衣衾畢送舅姑所曰未亡人無所需此當以佐喪葬之費告其母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且無子雖生奚爲告諸嫂曰新婦不幸不能終事舅姑是在兄與妯矣二十日告歸訣母明日還欒氏二十六日日晡從容理妝竟易服

拒戶自經死年二十一烈婦死五日其兄許某以
應試歸自青州視殮顏色如生觀者皆泣下
論曰魯文伯死其母敬姜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
好外士死之吾惡吾子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
共先祀者勿瘠色勿揮涕勿陷膚有降服勿加服
君子以爲是賢母之昭其子也而非女子之常經
也若烈婦之死合于經矣所以昭其夫者至矣故
爲之傳而謹其日月以附于春秋之義

二烈合傳

烈婦張氏開封襄城人也曾祖寧萬曆壬辰進士

蠶尾續集卷八傳

十四

官四川副使祖永祺天啓辛酉舉人父某諸生甫
笄歸縣人樊廷柱有子二人曰魁兒曰亞兒廷柱
病革烈婦自矢撫孤孀居七載足不闚門其鄰有
王荊州者素亡賴隸籍襄城營爲兵聞烈婦美而
豔悅之謀于其同伍山海人王習武以康熙三十
年十月十九日夜踰墻鑽穴入其室烈婦覺之大
呼二賊逸去明年四月二十四日魁兒與其叔宣
獲麥于鄉亞兒晨赴塾烈婦獨處室中二賊晝入
劫之烈婦大罵手枕畔藏刃斫賊荊州奪擲地復
脅之烈婦取菜刀格鬪習武又奪之烈婦奮身大

呼適比鄰皆以獲行闖其無人二賊怒且懼泄也
習武刃其首烈婦仆地罵不絕荊州斷其脰立死
是日巳時也年三十有四亞兒歸見母死急走報
宣鳴于官不得殺人主名懸案待緝既三年矣三
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時加酉荊州忽發狂大聲
疾呼自言與王習武殺人狀甚悉即入室自縊以
死宣聞于縣縣逮習武至一訊而伏習武論大辟
而請旌烈婦于朝

蠶尾續集卷八 傳

十五

三三八十
販之衢州秀姑與姑侯氏家居其鄰有閻士積者
年五十餘矣素無行與其黨胡起龍輩八九人暴
橫里中三月八日侯卧病樓居士積突入室將犯
秀姑秀姑嚙其指士積負痛逸去六月十六日秀
姑獨坐門內士積穴壁遽持其足秀姑驚走泣訴
于姑因并及前事侯氏聞于地鄰鄰人介士積詣
楊謝比至侯氏憤甚擲茶盃擊士積誤中起龍起
龍固袒士積者遂罵侯氏已又與士積及其黨踵
楊之門辱之士積呼秀姑曰汝晝訴地鄰夜將安
訴吾不能致汝者非夫也秀姑飲泣慰姑先寢燈

下自縫紉其衣下及裙袴畢飲溲死時十八日之夜也天方炎酷顏色如生數日不變里甲張廷瑒等以處女貞烈聞于官巡撫中丞疏請旌表士積論辟

論曰張氏以弱女子奮刃殺賊不克卒蹈白刃而死其義烈不減龐娥親矣秀姑從容紉衣裳禦強暴潔身遠辱雖死猶生而出于羈貫之歲豈不尤難哉

沈烈女傳

沈氏大姑者本紹興人父達人僑居京師以字同

三三

蠶尾續集卷八 傳

十六

郡朱謙穆謙穆幼孤母龔氏年十九苦節撫子迄于成立家貧賴其舅某贍廩以給朝夕康熙丁丑之秋始納采沈氏以貧故未能娶也無何謙穆病且篤大姑聞之自誓歸朱脫夫有不諱願奉孀姑終身言已即日命駕歸朱氏居五日謙穆死大姑撫尸一慟而絕康熙戊寅六月二十八日也年甫十九夫婦死不踰日有八十老人蔣玉生者敘述其事傳之而詞不雅馴予因略次之如右

韓氏兩賢婦傳

青城叅政韓公庭芑之孫定州知州逢麻之子曰

澤吉先娶於王繼娶於孫二女子皆有賢行皆宜男而皆不幸夭折以死二女子者其一吾之女孫其一吾之自出也予哭之過時而悲澤吉一日造門泣請爲之合傳且曰得吾翁一言庶幾不與煙草同盡嗚呼語有之悲者不可爲絮歎吾何言哉然澤吉伉儷之重義不可負輒揮涕述其生卒日月而爲之傳以代楚些之辭以抒吾悲且以慰澤吉之意云爾

王氏小字崇姑本吾兄子啓涇第二女生母畢淄川解元世持之妹吾之自出也女幼失怙恃予令

兒啓汾撫爲已女母王長山太常少卿楨之女也夫婦艱于嗣雖女也珍愛之過于男女生而端靚明慧事父母至孝女紅組繡不學而能八歲隨父母之官文登居九年始歸歸於韓年十八矣事君舅君姑如其事父母姑伊安人歿事伯姑如其事姑旣析爨自淄川移居青城一年卒始女之病也予官京師其父官堯山其伯叔往來如踐更視醫藥然竟不起生康熙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年才二十三有二子子灤

孫氏小字俸姑益都相國文定公廷銓曾孫光祿署正寶仍之孫太學生續厚之子也光祿娶吾再從妹續厚又娶吾女姪故兩世皆吾之自出女生而秀惠娟好眉目如畫隨其母來歸寧子兄弟竒愛之常在提抱七歲語言舉止異常兒曾祖母一品夫人宋尤篤愛之曰是兒足娛吾老天性至孝九歲母患疫女侍疾視藥餌調飲食如成人稍長精女紅遇事敏而能斷試以家政一二言輒中肯竅德容言工族鄙交推第一初女孫之歿壻來吾家慮其難繼者子兒啓涑啓沂因爲言女甥之賢

爲蹇修而聘焉年十九歸於韓時定州君遠宦灤陽而姑猶在殯歲時伏臘薦浣薦豆湘之奠之愾乎見聞諸姑娣如歎爲禮宗至於撫前室二子推燥就濕時其衣被食飲疾痛疴癢如身受之既有二子二女鳴鳩之德均平如一二子亦不知其非所生也嗚呼賢哉歲時遣使展前室本生父母之墓終始無倦前室母王自堯山歸未幾病卒衰經苦由如其子女蓋其孝友誠出于天性則然及病子洛甫九歲祈禱于神願以身代子兒啓沔方需次於家往哭之慟逾已女子衰病不能往拊棺顧

不知老淚之沾灑也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年才二十四有二子子滿子注女二人漁洋老人曰傳必系贊吾傳二女惟記其生卒略述其行事而質言之故序而不贊云

帶經堂集卷八十

蠶尾續集卷八 傳

九

帶經堂集卷八十

而不贊云

蘇二女對時其生卒細其行事而贊言其姑

二子子滿子注女二人漁洋老人曰傳必系贊

或曰年四十五卒十二月十一日年才二十四

不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欽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九論辯說

記事

宋公子鮑論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旣而夫人使昭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予以爲丘明之言諄矣弑昭公者公子鮑爲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於六御之門又竭粟以貸國中此與商人田常輩何異襄夫人

蠶尾續集卷九論

一

以祖母欲淫其孫爲昭公之不禮於已輒先殺公子印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嬰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其篡弑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弑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篇曰公子鮑爲不臣襄夫人爲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弑其君宜推公子鮑爲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竇建德論

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殊不在太宗之下楊維禎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爲喪者起兵曰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弑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予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諸逆臣爲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士及以爲上儀同

三二四

晉書尾續集卷九論

二

視夏王何如此詎可以成敗論耶秦王俘建德世充於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顧乃斬建德於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顧寅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爲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東西二漢水辯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酈道元以來諸說紛紜膠轕不解予嘗兩入秦蜀於東漢則探其源

於西漢則窮其委因爲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而爲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爲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蟠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蟠冢以東水皆東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蟠冢爲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蟠冢而同爲漢水按常氏以沔爲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辯之躉矣又

謂東西同出蟠冢非也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氐道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羌水合是以漾爲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戍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爲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漾之東流見於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蟠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即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共爲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

合常氏既附會漾水之名以爲東漢又妄以沔出
蟠冢合白水爲西漢是明與蟠冢導漾之文相悖
桑氏又析漾沔爲二條其流迥別至云漾合白水
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又不符合今按通
典蟠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
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蟠冢山西流與
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蟠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
源出沔縣蟠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_{丁即五峽}之
蟠冢禹貢蟠冢導漾乃沔縣之蟠冢非秦州之蟠
冢知蟠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

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蟠冢都無交涉常氏之
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
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蟠
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於
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蟠冢反遠引隴
西之蟠冢東流至武都爲漢其誤總在以兩蟠冢
爲一山故自爲矛盾如是酈氏於漾水條下又云
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
則未嘗按脈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
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

也山海經云蟠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沔
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爲
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皆謂東漢水也
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
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
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氏所
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
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黃氏日抄云
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
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
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
何紛紛聚訟爲哉

殛絲辯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殛絲
於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絲悻直以亡身則
絲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
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
荒之君長爾此論極當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
奇檣杙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檣杙爲絲若然
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爲

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舜於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玄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按楚詞注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姜貞毅葬衣冠辯

蠶尾續集卷九 辯

六

三三七九

萊陽姜如農塚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崇禎末爲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衛鼎革後遂卜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未賜環不敢首丘吾友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旣而遷其夫人之匱合葬於宣而葬給事之衣冠於父母墓左予謂非禮也夫給事身值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丘又不歸骨先壟顧遠葬戍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已衣冠

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於地下乃并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於君臣之義厚而於父母之恩薄也禮曰禽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躡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矧血氣之屬尤莫知於人乎予讀思穎詩每致憾於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杞園記後以質諸知禮者云

陳同甫曹操論辯

蠶尾續集卷九 辯

七

陳同甫論曹操當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况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後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躬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云云予嘗考之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爲股肱法正爲謀主趙張馬超之屬爲爪牙劉巴彭美

之流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綱舉目張蜀中已成
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懾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
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矇者之道黑白耶讀龍
川集至此不覺失笑故辯之

詩品辯

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
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
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
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
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
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朓江淹下品之魏
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
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
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筵
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
岳鮑昭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鳩食麥說

康熙癸丑新城之曹村有鳩千百食麥按月令言
仲春鷹化爲鳩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王制言鳩
化爲鷹然後設罝羅周禮司裘注仲秋鳩化爲鷹

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惡其變而之不仁也夫鳩性拙乃不終安其拙一變而爲強悍猛鷲之物可謂不善變者也今不待仲秋而害稼與蝗蝻騰蝨等鳩之不仁甚矣抑猶鷹之心也夫噫

靜逸說

再亭通政家食時封公訥菴先生嘗題其讀書之居曰靜逸通政君官京師復以是顏其居志不忘也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語又有之曰性靜情逸蓋因靜得逸即聖經靜而能安之說也昔人有悟心動神疲四字而獲長年者則知養生家言亦不外乎聖賢之旨先生以是爲教通政君拳拳服膺久而不敢忘家學之淵源家風之慈孝皆於此乎徵之旣以通政君命題額而又識之於後以伸仰止云

記陳氏再生事

陳氏鳳陽府虹縣人陳文升女也初文升父宗卿以事株連繫獄有陳玉秀者仗義營救得免德之因以女字玉秀子某時甫八齡耳未幾值歲侵玉秀將攜其子遠適瀕行留半鏡爲他日驗泗州人周二虎者土豪也瞰玉秀多年不歸強委禽焉女

知之以死自誓二虎率衆劫之女自縊死時康熙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女是時年十八矣父母葬
之而歸妹於周十月十日忽有犬數十羣吠遶其
墓蹄而發之女復甦過者聞棺中女子啼聲走報
其家父母亟趨至問曰汝已葬半月今人耶鬼耶
女曰女非鬼乃人也急開柩攜歸二虎聞復欲劫
之女遂投玉皇菴爲尼二虎終怙惡凌偏不已女
乃免其鄰黃子貴妻胡氏同走京師叩閹訴冤
事下刑部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也女年二十有
三部檄安徽巡撫當周二虎罪而二虎死女復叩
閹余適以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覆疏二虎既
死無庸更議乃其夫某適至京出半鏡合之良是
奉旨令完婚於京師則康熙三十九年某月日
也

三五九

蠶尾續集卷九 書事

十

女曰書寧海木工事

康熙三十年寧海州有木工十數人浮海至大洋
忽沉舟其家皆已絕望矣八年乃俱歸言舟初入
洋倏有夜叉四輩掣其四角入水至一處宮闕巍
煥如王者之居曰此龍宮也王欲造宮殿而匠役
缺故召爾輩至此無恐也尋傳王命令入亦不見

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即不飢渴如是八年
不思飲食而工作不輟工既竣夜又復傳命爾輩
久役於此今可歸矣王有犒直已在舟中可自取
之各令飲蜜漿一椀夜又引入舟復撮其四角舟
已出水上其行甚駛頃之抵岸忽覺飢渴乃覓酒
肆飲食而舟中先已有錢數百千持以歸舟主楊
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樹一株於洋中持以獻蓋
亦龍王所酬也初諸匠至工所有督工者自言亦
寧海人諸生馮姓春名字大年比歸訪之則馮得
狂疾閉置室中八年矣匠至而疾瘳如舊相識者
所言悉同楊名維喬字岱楨順治己亥進士以御
史外遷口北道叅議有廉幹稱

書謝良琦事

全州謝良琦字石臞能爲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
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
與予解后公解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既
而知其予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
刻集中有爲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
而後恭也會同年江陵胡默齋在恪官江南提學聞
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經而往

甫登舟胡亦下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
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
喪廣陵聞召詣京師繚麻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
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
與良琦事正相類著之以爲文士傲物之戒

書宋孝廉事

雲間宋孝廉懋澄副都御史徵輿之父也精數學
徵輿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
乃啓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徵輿成進士始開前
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

三五六

蠶尾續集卷九 記事

七

品壽止五十其後康熙丙午果以宗人府府丞遷
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
嘗與淮南白孝廉某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
宋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君當死渠無
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
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
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懋澄爲治後事
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君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
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篇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
十娘等傳皆集中所載也

六書化鶴事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距江跬步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襍被來宿貌甚雄奇語操西音居旬日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爲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餽粥於此足矣從之隨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餅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叅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其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日夕與儕輩立江干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

齋尾續集卷九 記事

十三

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以爲妄漫應之至期敷坐江岸頃之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周伯衡體時爲南昌監司述其事作化鶴記

書諸暨陳氏女子事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子年甫十六爲杭鎮撥什庫某所得鬻於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會杭人郭宗臣朱□生尚御公者倡義贖金以贖難民知女子之節贖之甫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其鄉里姓氏則其夫也明日贖一嫗至又其母也繼又贖一

嫗至又其姑也有兩翁覓妻女踉蹌至門詢之又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皆聚悲喜交集鄰里聚觀太息以爲異事有泣下者蓋女子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三人者具衣悅治酒醴爲之合卺給裝而歸之

書盜發修武伯墓事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爲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

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叅將鎮守大同尋命爲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辛酉告成特陞今爵錫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門北原子榮孫煜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卞聚書龔善同篆子考弁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書門人程聖跂二母賢節事實後

聖跂本生母及嗣母皆吳氏蓋同胞兄弟也長適程君肅菴爲聖跂本生父季適程君畏巖爲聖跂嗣父亦同胞兄弟畏巖卒無子以肅菴第三子爲嗣即聖跂也初肅菴已出嗣世父於畏巖分爲從兄以服次論之聖跂義不應嗣然畏巖疾革繫念承祧思于諸猶子中擇一稍長者爲之嗣屬意聖跂而未敢言時肅菴適遊學他郡諸戚屬俱相顧未有定議肅菴之配吳獨毅然曰吾觀叔氏似待此瞑目何忍聽其不祀乎於是告于舅姑之廟遂以

三八

登蠶尾續集卷九 記事

十五

聖跂定嗣焉是舉也自伯叔以及內外宗黨皆嘖嘖稱其賢即肅菴聞之亦以其能達權通變委曲以成大義也而深許之畏巖卒時其配年甫二十自定嗣後柏舟砥節皎若冰霜亦賴其姊時時左右之俾無艱虞以成其志論者蓋兩賢之而聖跂服勞奉養於二母間皆能得其歡心今嗣母年登五十例得題旌聖跂因臚舉事實乞余一言以徵信夫巾幗中如程氏二母亦非易及者爰爲標舉大概連類書之俾聖跂他日附之家乘云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登臨尾續文卷九記事

十六

帶經堂集卷八十二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十

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謚文襄李公神道碑銘

有天下之大勇然後可以集天下之大事有天下之大智然後可以決天下之大幾有天下之大忠然後可以定天下之大難此三者惟漢諸葛忠武唐裴文忠宋韓忠獻足以當之若故相國文襄公者其在伯仲之間歟謹按狀公李氏諱之芳字鄴

蠶尾續集卷十

神道碑

一

三八四十一

園其先真定棗強人徙濟南之武定曾祖考鮮祖考登雲考才望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吏部尚

書曾祖妣康任祖妣蕭妣李皆累贈一品夫人公

生而雄駿非常顧盼英偉弱冠中崇禎壬午鄉試

連丁內外艱順治四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金華

府推官屢平反大獄嘗云聽斷者在得其情而已

即有不得寧為閉閣勿為銘筭御史按部當慮囚

例攜案牘自隨公曰無庸也口占纖毫無誤御史

服其能于是創修兩浙賦役全書臺使者一以屬

公書成戶部著為甲令以卓異入為刑部廣東司

主事稍遷山西司員外郎與修大清律遷湖廣司
郎中先是六部設啓心郎綜理諸司之事班侍郎
下至是官省不設而刑曹案牘繁蹟無所統壹大
司寇才公疏請久任總理十四司如啓心郎故事
順治十五年改廣西道監察御史疏請革私僉民
解禁委官查勘之弊皆報可出按山西首延見士
民周咨疾苦會遣滿洲部員清核逋欠公移檄
嚴禁有司逢迎科斂及部員要挾賄賂令下肅然
無敢干者巡方罷歸京師當是時投匭告宷之風
大興公抗疏請申嚴叩閭反坐之例刁健爲之

衰息正黃旗與正白旗爭田各有主者以農事亟
命戶部尚書蘇納海公同直隸督撫踏勘公抗疏
言倣載伊始不宜以踏勘廢東作大司農等亦疏
言如公主者疑袒白旗矯詔下蘇公洎總督朱公
昌祚巡撫王公登聯于理公竟無恙出巡浙鹽到
官三日立集諸商給發引目省陋例十餘萬兩鹺
務無所容其奸商蠹汪仲琰等四人朋比作奸特
疏糾之仲琰等走京師以給事中汪之洙爲窟穴
之洙者細人也素不齒于士類公再疏糾之洙之
洙坐免公論快焉進掌河南道事首疏請甄別督

撫大吏其略曰 世祖皇帝賞罰至公其時督撫不敢恣睢無忌猶不時甄別處分故吏治肅清民生不困自順治十八年後遴用督撫鮮無因而得之方其節鉞初膺已有所恃以為濟惡之地矣故一至地方以下僚為奴隸任傳宣為爪牙賄賂權奸惟所欲為且與受同罪之法過嚴無復敢糾督撫之貪婪者非惟不敢糾督撫而已且不敢糾司道守令上下相蒙日甚一日數年以來未嘗因貪縱重處一人至于粉飾功次冒濫階銜副都御史捐銀千兩輒加侍郎侍郎捐銀千兩輒加尚書何

一非取之百姓者彼知有貪之利無貪之害何所憚而不自恣乎繼疏言政本關係最重其略曰順治十八年以後輔政大臣在內直內院遂移外署各衙門表章皆至次日詳看且進呈止學士而大學士顧不與設官立法之初意其謂之何請 勅令大學士仍在內直詳看本章即日票擬公同進呈以杜任意更改之弊是時 上初親政內而政府外而督撫皆關釐正因革之大者故公奮然指陳無所鯁避於時直聲動天下後二十餘年 上屢責臺諫諸臣不言事即有言多毛舉細故因太

息謂若李之芳者真御史今竟無其人耶蓋公受
上知之深如此內陞以正四品管河南道事密
陳封疆關係非輕疏語祕不傳超拜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疏請叅罰繁密有司難于奉行請定盜
案獲半免罪之法以杜諱盜誣良之害著爲令奉
令勘巡鹽杭常二御史于浙遷吏部右侍郎康
熙十二年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是年冬吳三桂叛雲南
其明年春耿精忠叛福建三月反狀聞公急檄各
路兵分守要害遣王廷梅等率精銳扼仙霞關大

賚將士遂會駐防將軍巡撫提督議大軍進駐衢
州衆旣集日中未決公慷慨言曰吾雖文臣位在
提督上當帥三軍倍道以往義無返顧遂起五月
公移駐衢州疏請設立援勦三營申嚴軍令七月
閩賊犯衢州公大閱將士于水亭門諭以大義衆
皆踊躍感憤遂同將軍賴塔公帥諸將直薄賊壘
賊空壁出接戰良久退入壁公督諸將疾攻之賊
復開壁出鏖戰礮聲震天矢石如雨麾下請少避
公叱之曰吾三軍司命諸將視爲進退今日之事
有進尺無退寸以兵勝敗爲吾死生耳督戰益力

賊敗北遁走翼日進兵壓其壘賊氣奪不敢復出越一日拔柵宵遁是役也以三千人擊賊數萬之衆無不一當百賊既退覈諸將功罪以軍法斬衢協守備程龍將士股慄公之在衢也諸道羽書旁午或中夜刺閨雖廝養卒皆得至帳前延見撫慰詢賊多寡強弱出沒險要之形面示戰守方略或以食少事多規之公曰賊勢方張人無固志此豈大臣養尊處優時耶若上下之情不通則事去矣至是以大捷聞亡何金華捷禽僞都督嚴彪紹興

嚴州台州處州相繼捷禽賊首繆國英汪磐僞爲總

兵官侯進爵等自拔來歸再疏請增設督標前後二營以資援勦僞副將韓斌亳人也駐軍九龍山之斌遂以其下僞都司施虎王得功等降温州捷禽僞副將何賓湖南大捷斬僞都督孫可德俘賊萬餘於是上方略請進取仙霞關調江南兵其略曰衢州滿漢官兵與賊對壘晝夜不解甲二年矣杭嘉湖之兵調遣略盡惟江南之松江崇明額設兵幾二萬以什七爲瀕海之防可無虞于不足至于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衢故耿逆勁卒悉萃

于此此賊破則諸路之賊皆無固志矣雖馬九玉
朱懷德死守河西難以猝破然其南爲江西則
常山皆有間道可襲我兵一進使首尾受敵即河
西之賊壘不能獨完所謂不待交刃而勝負之機
早斷于胸中者如此 上嘉納之秋八月大將軍
康親王抵衢州軍聲益振公啓親王乘夜發兵諸
將銜枚疾走直取大溪灘斷賊糧道馬九玉大驚
退走仙霞我師先是已由常山破三關據之降僞
守將金應虎疏報大捷飛檄宣布 天子伐罪弔
民之意親王遂統大軍入閩瀕行公啓曰王但嚴

飭諸軍勿鹵掠子女玉帛即長驅入福州兵不血
刃矣當是時馬九玉雖潰走而僞將軍程鳳僞總
兵官汪文生周立尚踞廣信祝茂華等屯玉山雄
唱雌和徽饒諸郡實繁有徒公疏請亟 勅江南
江西會師合勦於是降江西僞官四百餘員賊兵
一萬四千餘人文生及處州僞總兵官馮公輔全
師自歸時江西僞將次第就撫而僞總兵官馬鵬
據德興之白沙關跳梁怙惡尚逆顏行公遣武榮
攻白沙連焚木城六斬獲無算鵬走德興又遣蔣
懋勛以偏師躡之破賊柵十三生禽馬鵬數其罪

斬首以徇程鳳病且死解散賊衆十五萬屬其妻
率僞官三百四十八員兵三萬一千二百餘詣軍
門降鉛山僞總兵官林爾瞻亦率其下僞官百餘
員兵二萬四千來降子午口八仙洞前村諸路會
勦之師相繼報捷於是浙東江西賊悉平論功加
二十九等進兵部左侍郎再加兵部尚書遂上疏
請蠲被兵地方錢糧其略曰金衢嚴處溫台諸郡
悉已恢復百萬生靈獲出湯火但陷賊三載家貲
盡于拷掠田廬化爲丘墟未絕殘黎復遭疫癘臣
惟國家討逆靖亂總爲急救生民今地方復歸版

圖凡此鳩形鵠面之子遺皆異日辦賦輸糧之赤
子若不乘此萬死一生之際延其殘喘必致將來
有土無人伏祈大沛 皇恩將康熙十五年十六
年一切錢糧槩行蠲免仍照墾荒之法分給牛種
寬以三年之限照例起科以昭大信于天下疏四
上得請因奏請牽復衢處溫台諸郡考成降黜有
司請卹殉節諸臣陣亡將士是時陸寇以次削平
而海寇乘間出沒閩浙瀕海諸郡窺伺內地僞總
督朱天貴設五鎮相掎角以撓我師公遣別將擊
賊于象山廟嶺湖斬獲五百級賊犯溫州又大破

之詹天樞斬僞副將麥仁以降前後招降文武僞官六千二百餘員僞兵一十六萬五千五百餘人公之在軍中也諸將愛之如父兄敬之如神明光明洞達推赤心置人腹信賞必罰皎如青天白日是以將士感奮用命所向有功戲下偏裨積功至大將者李榮陳世凱吳英王廷梅鮑虎李華薛受益陳夢暘李承恩詹六奇劉詔武榮蔣懋勛等多至數十人逮今二十年述公逸事往往感激流涕則公至誠動物之效有不可掩者也十八年三月上疏乞骸骨不允七月以地震求言公疏陳四事

首請給還難民子女其略曰臣惟災異示警必民間有至痛至慘之事哀號莫訴而後天心為之感動地道因之不寧今日第一疾苦無如被擄難民一事浙東自遭閩變溫台處諸府逼近閩疆罹禍尤劇其時祖弘勳內叛提督賽白理統兵至溫旋即退回以致地方淪陷非百姓之罪也又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傅臘塔自台進勦賊皆敗遁回溫所在人民各安故土不肯從賊朝廷用兵救民水火正救此等水火之民耳不意各旗營將恢復地方之後男女盡為俘擄父失其子夫失其婦老幼

啼號不可勝計地方雖復有土無民臣不禁撫膺
流涕此等情形實足上干天和致生災沴夫戶口
者朝廷之戶口人民者皇上之人民豈可捨
掠歸旗沒爲奴婢云云是時耿精忠旣降而海寇
方踞臺灣澎湖公疏請操練戰船又疏請福建水
師會勤海洋諸寇孝順洋大捷陣斬二千餘級僞
將軍劉天福僞都督蘇亮等率僞官百六十員來
降乃疏請改復楓嶺營浙閩分轄舊制二十年秋
八月奉 詔班師歸杭州公以康熙十三年五月
至衢州至是九年鼓勵三軍大小一百四十餘戰
屹然爲東南長城賊不敢跬步踰錢塘窺吳會者
以公決計扼衢之力也十月 召爲兵部尚書初
公之出也年始踰五十至是還 朝鬚髮盡白

天子爲之動容公卿士大夫莫不相顧歎息遷吏
部尚書以病上疏乞骸骨 上命御醫視疾 賜

尚方藥物 存問不絕居頃之再疏乞休不允公
之再入也正色立朝始終一節中朝倚以爲重尋

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明年得 旨致仕
又明年春 上南巡公迎 駕于德州慰勞甚至

賜食物法酒家居七年以康熙三十三年冬十

一月屬疾薨于里第訃聞 天子震悼下禮部議
卹典遣官致祭 賜謚文襄公剛正沉毅風采高
峻器量闊遠望之如洪河喬嶽而行已事 上一

本至誠在言路為真御史在臺端為真中丞及開
制府鎮巖疆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動聲色使東南
數千里危而復安非大勇大智大忠其孰能與于
此古稱社稷臣公之謂已公生以天啓壬戌八月
十八日卒以康熙甲戌十一月初二日年七十有
三元配胡累贈一品夫人繼配張累封一品夫人
子男子四人鍾麟潮州府知府陞按察司副使攀

三三八十

蠶尾續集卷十 神道碑

十

麟候選人司司副容麟歲貢生宜麟候選通判
子女子二人適王爾梅馮雲勳孫十五人壽澄壽
溥壽泓壽溥壽滋壽泐壽滄壽湜壽潢壽沅壽湘
壽演壽潮壽淞壽洞曾孫二人本篤本厚以康熙
三十六年丁丑秋九月初五日大葬于東原之
賜阡不佞忝公姻婭又與公同 朝最久故桓碑
之文不可以不敏辭銘曰

帝受景命臨萬方觚竹日下皆來享地大人衆牙
蘗萌始自六詔及閩疆仙霞屹屹為越鄣烽火晝
舉連錢塘婦子襁負思走藏公劍及寢屨室皇介

馬而馳越濤江身扼太末當賊衝旌旗獵獵車彭
彭申嚴軍令聲雷礮壯士憤怒思疆場寶刀夜鳴
馬騰驤蛾賊十萬紛披猖如火燎原水決防登壇
誓師肅戎行競挽彊弓射天狼短兵相接戰裹創
身當矢石踞胡牀太白晝見寒有芒鼓聲動地士
氣張賊敗而走走走且僵遂奪三關臨海東狡童肉
袒何倉黃偏師賈勇馳豫章短狐綏綏思跳踉斬
其兇渠宥脅從天狗滅跡消欃槍功成九載缺斧
斨九罭之魚鱒與魴公歸袞衣兼繡裳越人心悲
何時忘還 朝謁 帝鬢已霜天之喉舌惟汝臧

三十五
盤尾續集卷十 神道碑

十一

遂進綸扉坐廟堂角巾東第還故鄉功在社稷銘
太常神騎箕尾歸天閭東園祕器賜黃腸天祿辟
邪鬱相望公神耿耿在帝旁太乙靈旗儼飛揚公
騎麒麟下大荒

子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
大學士禮部尚書謚文靖王公神道碑

銘

子告少傅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宛平王公以康熙
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薨于里第訃聞 上震
悼 特命 皇長子直郡王率滿洲大學士侍衛

近臣臨其喪舉哀行三叩頭禮恩卹之隆迴溢常格 賜謚文靖嗚呼公宣力 兩朝翊贊 明聖居政府二十載光明洞達中和祇慎早受知于

聖祖晚枋用于 今皇君臣始終哀榮禮備歷稽漢唐宋元明以來名卿碩輔際遇如公者不一二見洵名世之偉人也已公子郎中克昌請銘神道之碑不獲牢辭公諱熙字子雍別字胥庭晚號慕齋其先任丘人也自高祖贈官保龍始著籍宛平曾祖鏜祖愛明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本生祖爵錦衣衛正千戶考文貞公崇簡歷官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自高祖以下皆以文貞公覃恩贈如其官文貞公有丈夫子六人公最長母一品夫人梁氏公幼岐嶷五歲通孝經四子書順治三年年十九舉京兆試明年舉禮部成進士改國史院庶吉士六年授國史院檢討 世祖章皇帝御試清書公爲最一日 召見弘文院命以國語奏對復稱 旨公之受知自此始矣遷國子監司業轉左春坊中允充順治大訓纂修官奉

命譯尚書遷司經局洗馬 召直南苑譯大學衍義自是恒褫直苑中十二年乙未館選庶吉士

特命公引見于南苑遷右春坊諭德克孝經衍義纂修官十三年初置日講官特以命公賜貂裘未幾遷左春坊庶子世祖幸景山召日講官五人進講公講尚書堯典稱旨命日必進講又特旨令坐講蓋異數云十四年命駕出即隨不必請旨是歲遷弘文院侍講學士充筵講官尋進弘文院學士時文貞為國史院學士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故有是命十五年戊戌命教習庶吉士主考武會試是年冬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六年

三十五

蠶尾續集卷十 神道碑

三

己亥再行會試命教習戊戌己亥兩科庶吉士十七年加禮部尚書是時文貞以尚書長禮部父子皆大宗伯朝士榮之十八年春正月世祖不憚公自元旦屢入問安面奉天語秘不得聞初六日丙夜獨召入養心殿命撰遺詔公伏地飲泣筆不能下世祖諭勉抑哀痛即于御榻下先草第一條進呈尋奏移乾清門撰擬進呈者三皆報可日入始畢而世祖以是夕上賓矣憑几之辰惟從龍故舊世族大臣得入受顧命而公以文學侍從獨與受遺在太保芮畢之列君

臣魚水至斯而極百世聞之猶為感動泣下而況于躬逢之者乎宜公之感慕終身而鞠躬盡瘁也翌日同閣臣撰 尊謚擬 今上皇帝即位年號四月改弘文院學士兼禮部尚書十二月以禮部尚書管左侍郎事康熙五年進都察院左都御史公長南臺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首陳裁餉之議其略曰今直省錢糧大半耗于兵餉而餉之多者莫如滇黔閩粵就滇黔言之彼地賦稅不足給兵餉什一而藩下官兵歲需俸餉且四百萬恐非經久之謀 臣愚以為雲貴蕩平藩下甲兵俱宜裁

減 命下戶兵二部確議歲省餉銀百餘萬又請禁王公以下貿易之害略曰近閩粵江楚等省凡省會要區百貨叢集詰其貲本盡屬官商請下部議自今以後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不許持貲貿易與民爭利或藉口藩下該管官不能覺察及狗隱不以實奏聞者嚴定處分著為甲令又疏請停官員捐助之例今見任官員每捐助動至千金數百金米輒千石數百石不知何從得之若謂實出已貲恐傾私囊而濟國用者未必比比皆是大約展轉相尋仍出之百姓而已非所以飭勵廉隅昭

垂法守也請下部詳議凡地方文武官員捐助敘錄之例槩行停止又疏請改招民授官之例近例招民百戶得授縣令縣令宰治百里關係民生況招民百戶送至盛京往來之貲非數千金不可夫不惜數千金而覲得一縣令則借貲爲市其心可知旣志在謀利其一邑之民安危可知嗣後招民百戶者應予閑散官頂帶勿使理民便凡公所建白務持大體培元氣多蒙嘉納最後上恭請酌復舊章疏言數年以來有因言官條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題請更張者有會議興革者法經屢變

則例繁多反滋各衙門任意輕重之弊自古賢聖之君莫不以敬天法祖爲兢兢皇上勵精圖治法祖即所以敬天請令各該衙門詳查見行事例有應遵世祖皇帝時典制者具題改正上覽疏嘉歎于是世祖舊章次第酌復中外遘之七年轉工部尚書兩視孝陵大工十年從耕籍田十二年轉兵部尚書是歲十二月吳三桂反雲南事聞公以中樞與內朝集議明年三月密疏請早正叛子之誅以安人心以絕禍本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三桂子應熊尋伏法

十四年冬恭遇 東宮冊立大典充捧冊副使十
五年奉 上諭專管密本其明年宅文貞公憂服
闋家食二十一年 特召入閣辦事進保和殿大
學士兼禮部尚書公入相值滇寇甫平民思休息
公爲政務以寬大和平宣 上德意清靜如蕭曹
奉行故事寬大好禮如丙魏文雅如謝太傅不喜
生事如李文靖雅量有容如王文正近今稱賢相
者無以逾公二十六年 太皇太后違養 哀詔
及上 尊謚冊文皆出公手明年戊辰會試 特
命公爲主考官得范光陽等百五十人公在政府

蠶尾續集卷十

神道碑

七

久日凜止足之戒數引年求退 上輒不許三十
一年以足疾請解機務 詔報云卿効力年久自

世祖章皇帝時簡侍禁廷恪恭盡職朕屢加擢
用洵進綸扉夙夜殫心勤勞自勵今 先帝舊臣
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朕眷倚良殷雖精力就
衰而老成練達之臣常侍左右殊有裨益着勉自
調攝照舊供職不必求罷三十四年復請 溫旨
慰留如初三十六年以年七十求致仕 溫旨不
許三十八年冬偶病不能入直擬再申前請 上
知公意預斷來章不果上三十九年夏復請仍

溫旨不許四十年七月疾忽大作會車駕避暑
塞上閣臣以聞命賜寶露上藥服之少瘥復具
疏辭始奉俞旨卿者舊大臣恪慎敏練簡任機
務宣力年久覽奏以患病乞休情詞懇切准以原
官致仕特加少傅冬十月遣侍衛賜帑幣上珍
明年上元節賜宴于家四月遣侍衛恭捧聖
諭手書至卧榻前諭大學士王熙卿者年舊德
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
也邇來九卿皆求扁額字對想卿身雖在恙未嘗
一日不在朝中故特書扁一面對一聯臨米芾書

一幅賜卿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
舊臣之至意又傳諭勿力疾起謝公蒲伏感涕
令子克昌孫景曾詣暢春苑謝恩復傳諭如
病少愈朕尚欲一見公遺疏有云冀臣病之再甦
許瞻天之有日蓋紀實也四十二年上元節復
賜宴于家時公病已亟以正月二十七日薨于
正寢上方南巡視河飭終之典爲國朝六十
年來所僅見漢大學士九卿暨百執事之長皆歛
獻感歎合疏謝恩亦從來所未有也惟皇上

以孝治天下念先帝因念先帝之舊臣惓惓

于愁遺之一老如是其纏綿而篤厚也乃公以公忠體國上結 主知致身兩朝義均肺腑君臣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文貞公家法恭謹公遵循不踰尺寸孝于親友于兄弟家在 帝里每朝退朝夕溫清與兄弟共之長枕大被怡怡如也文貞自爲諸生所交盡海內名士晚致政家居延接不衰或貧交故人子姓至公必體文貞之意周卹備至未嘗倦也春秋佳日輒侍文貞遊西山徧歷名勝又構怡園于里第之旁築山引流灘瀨平遠有若自然朝夕奉文貞筇屐周游顧而樂之其養志

如此諸弟肩隨簪笏相望游歷方面以至節鉞公恒遺書戒勉勗以 國恩家訓無或隕越其他惇睦族鄰類多可紀紀其事關君親之大者故不備書公生于戊辰七月八日薨于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七十有六元配金繼劉俱累贈一品夫人繼董 封一品夫人子六人克

善以蔭歷官雲南驛鹽道按察司僉事卒克勤蔭生早卒克昌以蔭官刑部河南司郎中克弘候銓主事克承克賡女十人孫五人景曾康熙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續曾企曾式曾則曾克昌等以

其年冬十一月大葬公于畏吾村之先塋銘曰
空桐戴斗析木之津星岳降神是生偉人維公之
生嬾彼甫申少應昌期際會烈祖草昧經綸雲
龍風虎爰登禁近爰託心膂是父是子濟美夔龍
惟喬下俯惟梓益恭秩均常伯座隔屏風游長南
臺正色廷議五夜封章動關大計數忤強藩遑知
勲貴帝念舊臣爰陟綸扉賚子良弼弼子萬幾
若濟巨川以命櫂師功成者退四時之序止足有
戒屢形章疏匪薄榮名懼妨賢路帝念舊臣預
斷來章溫諭悻惻慕我先皇公聞涕滂十易

蟹尾續集卷十 神道碑

九

星霜 予告一載累勤 詔旨天不憖遺公騎箕
尾異數便蕃恩禮終始畏吾之村文貞 賜阡豐
碑相望 綸綍蟬聯譬彼韓范世有象賢他年青
史繼美後先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前綏遠將軍總
督雲南貴州等處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神道碑銘

前綏遠將軍總督雲南貴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左侍郎仁菴蔡公考終於永
平府盧龍縣之里第孤琳等泣述治命來請文其

隧道之碑公之言曰某罪臣也分宜歸死司敗荷國厚恩念先臣闕閱微勞放歸田里俾守丘墓得侍先襄敏於地下高天厚地未足比擬吾死則葬襄敏墓側伐石爲碣書官階以彰國恩書祖父家世生卒年月以垂家乘如是足矣不佞襄敏公門下士也誼不可辭則以治命具書之公諱毓榮仁菴其字別字顯齋其先江南人始祖清明初以軍功世襲武節將軍居遼東左屯衛遂隸籍曾祖國忠祖紹蔭考襄敏公士英以從龍勲舊累官至總督漕運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階

至光祿大夫贈祖父如其官母張繼母徐俱贈一品夫人繼母王史伍俱淑人公爲襄敏公仲子順治十三年起家佐領補刑部理事官擢監察御史康熙初進內祕書院學士歷刑部左右侍郎吏部左右侍郎九年特簡總督四川湖廣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八年特加綏遠將軍二十一年改總督雲南貴州進兵部尚書兼憲職如故階正一品二十五年內移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轉補兵部左侍郎公生於天聰□年癸酉三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正月二

十二日元配閔累封一品夫人生天聰□年乙亥
六月二十一日卒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一日繼
配朱封一品夫人子八人琳前食主事俸執事
內庭珣前海鹽縣知縣璣琴瑄璠璣瓚女子八人
皆適名族孫二人武曾福保銘曰

維右北平古之孤竹維橋及梓鬱鬱喬木依然几
杖侍厥先臣山高水長蔭及後人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總督湖廣等
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蒲陽李公神道碑銘

蠶尾續集卷下 神道碑

三

鐵嶺李氏自寧遠伯成樑以閱閱顯勝國時勲庸
世及貂蟬相映至 本朝其門益大入叅帷幄出

為將帥代生偉人虎步龍攄風雲際會非偶然者
也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徙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

授鐵嶺衛都指揮使有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曰
春美春美子涇是生寧遠自文彬至涇皆贈特進

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次曰春茂春茂子潤
潤子成功成功子三人長曰如挺知太原府子思

忠自成功至思忠皆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總督湖廣兵部尚書三曰如梓如梓子恒忠歷階

資政大夫官副都統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資政子三人而光祿公最長諱輝祖字元美別字蒲陽幼凝重和厚不苟言笑事父母特以孝聞起家佐領以才望推擇爲兵部員外郎康熙十二年滇逆變作逆孽吳應熊居京師潛結羽黨謀以歲除發難事覺多所連染有姚彥際者誣引平民三十七家公廉其寃盡釋之遷郎中出督淮安三關會軍興旁午商旅不通關權多缺公潔身釐弊商至如歸比歲滿額外贏金二萬有奇悉以歸之縣官十八年擢貴州按察使黔疆初復藩伯暨道府咸缺

公一人攝四篆會大將軍貝子進討雲南駐兵貴陽糧糗芟芻皆取辦于公咄嗟立應無後時者巡撫楊中丞雍建倚之如左右手又請于大將軍嚴禁軍中樵采無得出五里外又請以道院佛刹居兵無侵民舍于是大軍數萬駐黔而市不改肆羣歌舞之尋擢湖北布政使以內艱歸久之起補四川布政使蜀賦額舊九十餘萬明末獻賊蹂躪之餘僅盈四萬而仰鄰省協濟至六十萬公敷政寬簡屏除煩苛通商惠工哀鴻漸集蜀諸郡有霸荒霸熟之弊公廉知之將釐正以均徭賦顧欲速則

民將弗堪行之以漸則民不驚而事易集乃下令
民得自首餘田一切勿問七年之間復賦額二萬
六千餘兩而民若不知其中丞繼之欲邀功利驟
增且四五倍而民始病矣公力爭不可當事者銜
之劾公阻撓公屹然弗爲動蜀民以是益德公如
畏壘蜀亂後劍門路塞豺虎宅焉行旅取道閬梓
諸州公請開葭萌驛路以通商便郵減閬中路三
百餘里歲省驛遞金錢無算署巡撫事疏免額解
白蠟若干又興庠序旌節孝政聲藹然流聞京師
內擢太常寺卿進大理寺卿 上器重之屢有持

重練達之褒未幾 特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河南 陛辭詢家世甚悉公感激知遇思所以
報稱副 上意者謂續民膏在除雜派肅吏治在
重監司而表正影直尤在潔已率下力絕苞苴于
是糾彈藩臬大吏無所鯁避一時羣僚肅然豫漕
歲數十萬石以衛河有巨石不利漕艘遂采辦于
大名之小灘軍民苦之公驗河道巨石所經才一
二里里不逾三四丈未廢行舟疏請復衛輝兌運
舊例得 旨允行三十五年 車駕三征漠北公
親部車徒至京師軍糈大集而民不擾會平陽蒲

阪間有亂民之警隔河相望而豫境晏然人益以是多公之得民也先是公從兄廕祖以大司馬總督湖南北楚人懷其恩威且三十載至是復擢公少司馬兼憲職以往特賜彤弓旅矢副以甲冑公仰荷國恩俯念家世至即肅綱紀飭吏治詢疾苦核將領蒐軍實楚多私鑄蠹錢法者特嚴其禁令以絕根株又疏請均湖南賦以爲舊之丈田率派丈非清丈也請立簡要之法使州縣人自爲丈其實于官而官抽覆之有不實者論如甲令報可會有掣之肘者公志迄不得行茶陵人陳丹

書倡亂流劫安仁公策其必犯衡州亟飛檄提鎮夾勦而發標兵馳赴果敗賊衡州城下逆渠以次就禽會以刑部侍郎內召而公已病矣公之自楚藩歸也或言淮三關應增稅額者上召問公可否狀公對曰關稅贏絀視商旅之多寡多寡無恒而取贏焉商旅必困上是之稅額得仍其舊公持議寬平類如此也公事繼母臧盡孝愛異母弟儀祖與母弟方伯興祖無異以世職讓之內行醇備三鄙無間言生崇德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卒

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二子三

人銀正黃旗佐領鉉池州府同知候補僉事錯筆
帖式孫六人某某銀等以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大葬公于完縣西北望都坡山陽祖塋之昭來請
銘神道之碑銘曰

仙李盤根隴西贊皇爰及銀州柯條益昌莪我寧
遠功書太常山河帶礪與之久長奕葉蟬貂遐哉
未央 真人應圖虎變龍驤攀鱗附翼耿鄧頡頏
維大司馬建節楚疆維公繼之節鉞相望北綏雲
夢南奠衡湘漢有二馮立洎野王政如魯衛歌誦
洋洋公家二難于漢有光蒲山巖巖蒲水湯湯鬱
鬱佳城名臣之藏

登臨尾續集卷十 神道碑

三五

